

分类号：A81
密 级：公开

单位代码：10363
学 号：2211510102

题 目 《共产党宣言》“两个必然”论断的当代思考

题 目 CONTEMPORARY REFLECTION ON THE "TWO NECESSITIES
"THESIS I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学生姓名： 代茹

指导教师： 毛加兴

专 业： 马克思主义理论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论文答辩日期： 2024 年 5 月 29 日

安徽工程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我恪守学术道德，崇尚严谨学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明确注明和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及成果的内容。论文为本人亲自撰写，我对所写的内容负责，并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代茹

日期：2024 年 6 月 3 日

安徽工程大学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校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或借阅。本人授权安徽工程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保密 ☐，在 年解密后适用本版权书。
本学位论文属于
不保密 ☒。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代茹
日期：2024 年 6 月 3 日

指导教师签名：刘永
日期：2024 年 6 月 3 日

《共产党宣言》“两个必然”论断的当代思考

摘要

170 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趋势基础上提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两个必然”）论断，该论断对把握当今世界之大变局有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进入 21 世纪，资本主义相比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了新时代。如何洞察当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发生变化的深层逻辑及其发展趋势和如何准确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方向，是当下学界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在此历史关键点上，回溯“两个必然”论断，准确理解其生成境遇、思想内涵、理论依据和实现条件，对于我们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长期性以及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本文的基本内容主要分为五章。第一章重点阐释“两个必然”论断产生的时代背景，具体分析了法国大革命与英国工业革命对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两个必然”论断的启示意义，并在此基础上阐发了“两个必然”的思想内涵。第二章重点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对“两个必然”的完善和发展，涉及“两个必然”实现条件、道路、组织策略等相关问题。第三章以“新科技革命”为背景，具体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样态、新趋势。该部分指明了“数字资本主义”时期并没有消灭资本主义固有矛盾，与此同时，揭示了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资本主义内部积聚了“社会主义因素”，为推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提供了物质力量。第四章则是从正面阐发了“新科技革命”为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的契机和酝酿的力量，不仅阐明了大数据技术在推动人类社会形态转型中发挥的作用，更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智能社会时代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有力回击了“无产阶级无用论”等错误思潮。第五章具体阐发了“两个必然”论断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启示意义。综上，“两个必然”论断相关研究更有利于我们准确把握当前世界面临的新格局、中国发展的新局面，从而坚定

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两个必然”，新科技革命, 数字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CONTEMPORARY REFLECTION ON THE "TWO NECESSITIES" THESIS I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ABSTRACT

More than 170 years ago, Marx and Engels proposed i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based on examining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the capitalist world at that time, that "the downfall of the bourgeoisie and the victory of the proletariat are equally inevitable", that is, "Two Necessities". This statement has extremely important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grasping the great changes in the world today. In the 21st century, capitalism has undergone tremendous changes compared to the era in which Marx and Engels lived, while at the same tim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 How to insight into the deep logic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changes in the contemporary Western capitalist world, and how to accurately positi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re the contemporary issues that the academic community must answer. At this critical historical point, tracing back to the "Two Necessities" thesis, accurately understanding its generation situation,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theoretical basis, and implementation conditions,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us to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 and accurately grasp the long-term nature of socialism replacing capitalism, and to firmly follow the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article is mainly divided into five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focuses on explaining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emergence of the "Two Necessities" thesis, specifically analyzing the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British Revolution for Marx and Engels' "Two Necessities" thesis, and based on this, elucidating

the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of "Two Necessities". Chapter 2 focuses on the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Necessities" by Marx and Engels, involving relevant discussions on the conditions, paths, and organizational strategies for achieving the "Two Necessities". Chapter Three focuses on the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specifically analyzes the new forms and trends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This section points out that the era of "digital capitalism" did not eliminate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At the same time, it reveals that 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digital technolog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ve accumulated "socialist factors" within capitalism, providing material strength for promoting the transition from capitalism to communism. The fourth chapter provides a positive analysis of the opportunities and forces that the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has provid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socialism. It not only elucidates the role of big data technology in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human social forms, but also clarifies the historical mission that the proletariat bears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t society, effectively refuting erroneous ideas such as the "uselessness of the proletariat". Chapter 5 elaborates on the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of the "Two Necessities" proposition for the great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In summary, research on the "Two Necessities" thesis is more conducive to accurately grasping the new pattern facing the world and the new situation of China's development, thereby strengthening our confidence in the socialist path.

Dai Ru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Supervised by Mao Jiaxing

KEY WORDS: Communist Manifesto, "Two Necessities",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Digital Capitalism, Socialism

目 录

摘 要	I
ABSTRACT	III
引 言	1
0.1 研究缘由和意义	1
0.1.1 研究缘由	1
0.1.2 研究意义	1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
0.2.1 国内研究现状	2
0.2.2 国外研究现状	5
0.3 研究方法	6
0.4 研究重难点、创新点	7
0.4.1 研究重难点	7
0.4.2 研究创新点	7
0.5 研究不足之处	7
第 1 章 “两个必然”论断的生成境遇与客观依据	9
1.1 “两个必然”论断的生成境遇	9
1.1.1 “两个必然”与法国政治革命	9
1.1.2 “两个必然”与英国工业革命	10
1.1.3 “双元革命”衍生的各种社会思潮	10
1.2 “两个必然”论断生成的客观依据	11
1.2.1 “两个必然”是资本主义危机发展的结果	12
1.2.2 “两个必然”是社会矛盾运动的结果	13
第 2 章 “两个必然”论断的实现途径与组织原则	15
2.1 “两个必然”论断的实现途径	15
2.1.1 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构成	15
2.1.2 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则	16
2.2 “两个必然”论断实现的组织原则	17
2.2.1 无产阶级革命需要政党领导	17
2.2.2 无产阶级革命需要团结其它社会团体	18

第3章 “两个必然”论断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20
3.1 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新变化	20
3.1.1 生产劳动的数字化和非物质化	20
3.1.2 经济的平台化和全民化	21
3.1.3 社会的智能化和镜像化	22
3.2 新科技革命下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困境	23
3.2.1 “数字鸿沟”：新的不平衡	23
3.2.2 “隐形”剥削：新的剥削方式	24
3.2.3 算法霸权：新的意识形态控制	25
3.3 新科技革命下当代资本主义的趋向	25
第4章 “两个必然”论断与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27
4.1 新科技革命与社会主义力量的蓄积	27
4.1.1 社会生产方式的剧变	27
4.1.2 生产资料的社会化	28
4.1.3 人的发展空间的拓展	29
4.2 新科技革命与社会主义发展前景	30
4.2.1 新科技革命时期“无产阶级”的新变化	30
4.2.2 新科技革命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新特点	31
4.2.3 新科技革命下共产主义远景的实现	31
第5章 “两个必然”论断在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价值	33
5.1 科学把握世界发展格局	33
5.1.1 科学认识当今所处的历史时代	33
5.1.2 加速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34
5.2 准确把握中国发展的新局面	34
5.2.1 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35
5.2.2 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35
结 语	37
参考文献	38

引 言

0.1 研究缘由和意义

0.1.1 研究缘由

当今世界陷入前所未有的变化格局。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发生经济低迷、社会矛盾加剧、政治向极右方向转化等问题。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横行，发达国家为了转嫁危机挑起世界地缘政治。因此，地区冲突此起彼伏，核危机加剧，人类的和平与安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认识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趋向、如何把握人类的发展走向，有必要重温《共产党宣言》“两个必然”重要论断。

当今时代陷入不确定性的发展格局。西方国家在经济、技术等领域仍具有强有力的竞争力，新兴大国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大量兴起，也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以中国为代表的世界社会主义的兴起缩减了中西国际力量的对比，全球多极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大趋势难以扭转。与此同时，新科技革命、人工智能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机会。“两个必然”的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揭开时代变化的特质，从而廓清我们发展的战略机遇。

当今中国是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引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论述为人类的和平发展注入了新希望、新动力。因此，“两个必然”的研究有利于加深认识历史之变的重要特征，推动人类迈向更文明的发展阶段。

0.1.2 研究意义

本文的研究意义主要有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有利于坚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信念。当今世界风云变幻，如何廓清历史发展之大趋势，准确选择正确的发展方向，需要深入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两个必然”论断的产生包含着马克思恩格斯观察世界大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重新回归经典，洞察其深刻内涵，有利于获得观察当今世界的理论武器，有利于我们回应这些错误思潮，坚定共产主义必定会实现的信心。

第二,有利于正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资本主义国家借助数字革命缓解了其内部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唯有以“两个必然”论断隐含的理论视域去分析,才能从根上发现其存在的病症及其未来发展趋势。

第三,有利于正确把握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趋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景。以“两个必然”为出发点,有助于从宏观上认清楚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同时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世界格局和伟大实践成就,以此更好地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0.2.1 国内研究现状

《共产党宣言》“两个必然”论断一直受学界高度关注,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围绕这一主题研究掀起了热潮。在知网上能检索到的与“两个必然”主题相关的中文期刊论文多达 100 余篇,外文期刊论文有 5 篇,硕博论文近 10 篇。梳理这些文章(文献)发现,这些研究主要涉及“两个必然”内涵、依据、实现条件以及对当代中国实践意义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两个必然”内涵的新诠释。《共产党宣言》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出发,对“两个必然”这一理论进行了系统地阐述。通过梳理我国思想理论界对此所进行的研究,可以得出学者们主要从以下两个角度对此进行诠释。

一是关于“两个必然”语义阐释的研究。学界通常讲的“两个必然”,在《共产党宣言》的文本中原本的表述是“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如果从原始文本看,更贴切的简述应该是“两个不可避免”。对于“两个必然”表述,学者基本认为虽然表述不同,但思想一致。学者马文祥指出,尽管两者的表述方式有了变化,但“两个必然”与“不可避免”的概念却是完全一致的,这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初衷是相同的^[1]。学者朱炳元认为,这两种表述尽管在表述的方式上存在区别,但在意义上并无大的不同。^[2]“必然”是从正面讲的,“不可避免”是从反面讲的;“必然”是哲学用语,“不可避免”是日常用语。“两个必然”能够更好地转述“两个不可避免”所要表达的含义。如今“两个必然”在学界已形成了普遍的共识并广泛使用,成为一个规范化的学术术语。

二是关于“两个必然”与“两个绝不会”关系的研究。“两个必然”判断虽是科学的,但还不完备。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后短短 10 年的时

间，敏锐地察觉到资本主义在应对危机时自我调节的能力，及时地提出了“两个决不会”，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3]对此，学术界关于“两个决不会”和“两个必然”的关系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形成了补充论、同质论、条件论的差异。其中补充论认为“两个决不会”是对“两个必然”的补充，有学者认为“两个必然”的基本内涵说明了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这是不可改变也不会改变的，而“两个决不会”理论为“两个必然”理论进行了补充说明，但学者梅荣政认为，“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只是出发点的差别，后者作为前者实现的条件，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没有什么所谓地补充或修改。^[4]无论是补充论、同质论，还是条件论均拓展了对“两个必然”的了解，把握和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有利于帮助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些研究不仅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和基本原理的理解，而且有利于矫正学界对“两个必然”论断的一些错误认识。

第二，关于“两个必然”的当代依据的研究。“两个必然”论断在当今社会是否仍具有生命力，通过梳理文献不难发现，该问题一直是学界热衷于探讨的问题，虽然学者们对此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释，但归纳起来主要为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危机的全面爆发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两方面。

一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当代依据。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危机发生后通过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周期性经济危机，但究其实质，资本主义制度内的基本矛盾是无法摆脱的。学界对于“两个必然”的理论根据，从多个角度展开论述，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学者叶青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研究》一文中以“美国次贷危机”和“新冠肺炎”为例，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体制进行了反思，得出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和政治制度等诸多制度上都出现了重大危机，从而导致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消亡，在未来将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5]常百灵指出，资本主义的诸多变化虽展示了它不同于以往的变化，客观上确实起到缓和阶级矛盾，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作用，但股份制和职工持股计划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质，社会福利制度也没有减轻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控制。^[6]因此，资本主义制度虽然推翻了封建制度下的剥削制，但也改变不了其剥削本质，只有完全推翻“压迫者”才能让无产阶级担负起“掘墓人”的责任。

二是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当代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伟大成就直接在世界这个大舞台上论证了“两个必然”论断的真理性，更向西方国家充分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学者赵菲菲在《论“两个必然”的科学性》一文中指出：“从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们党在对我国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理论，确立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国家的生产力、综合国力、整体素质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2011年，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对中国政治制度做出新的评价，他提出“中国体制”下的经济飞速发展证明了历史的车轮并不会终结于资本主义制度，这也否定了他本人曾提出的“历史终结论”观点。高程指出，“中国秉持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宗旨在首先解决本国疫情后，自主支援其他国家，相比于西方国家，向世界展现了我国的大国担当。”^[7]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蓬勃发展足以证明，“两个必然”在当今时代依旧具有科学性。学界对此所掀起的研究热潮，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充分的理论支持。

第三，关于“两个必然”在当今世界实现条件的研究。“资产阶级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必然胜利”这一论断应具备怎样的条件，何时能转化为现实，国内学术界一直十分重视该问题，本文通过研读学界关于此论断的相关文章，将学者们的观点主要归纳为思想条件论和技术条件论两个层面。

一是思想条件论。理论一经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一个基本原则。有学者认为工人阶级长期受压迫，具有坚强的斗争性和彻底的压迫性，同时也缺乏先进的理论知识，目光不够长远，因此，只有接受理论知识的熏陶，才能担负起推翻资产阶级的使命。学者魏荣在《〈共产党宣言〉中“两个必然”思想及其新时代意义》一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特点表明无产阶级所采取的行动一定要与理论相结合，和实际情况相适应，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是也不会是教条。工人阶级长期受压迫，具有坚强的斗争性和彻底的压迫性，同时也缺乏先进的理论知识，目光不够长远，因此，要实现社会主义的胜利就必须拥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充分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以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才能让理论力量转变为改造现实的物质力量。

二是技术条件论。社会主义作为更高的社会形态，只有具备更强大的物质力能才能得到发展空间。马克思指出：“人们为自己建造新世界，他们在自己的发

展进程中首先必须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8]所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当生产力不能满足它的需要时,就会出现新的生产关系来取代它。所以,社会主义的成功与否,取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高度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高度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在数字经济时代取得关键性胜利。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运用,社会生产力及生产方式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当前,我国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大部分研究都是正面的,在他们看来以人工智能等新科技为标志的工业化 4.0 时期,工人的“去无产阶级化”是“和平时期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内在逻辑”。蓝江指出:“如果我们能够更好地破解资本家对科技的独占与垄断,那么,在将来, AI 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它将有助于无产阶级迈向社会主义社会。”^[9]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型智能科技的开发和运用,对生产方式地变革起了主要作用。因此,我们要抓住这一历史性的契机,主动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两个必然”进行论证,并将其视为实现这一进程的前提。

0.2.2 国外研究现状

通过梳理新时代以来国外学者“两个必然”论断的研究,发现西方学者不再如以往盲目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更多学者开始转变自己的观点,思考新时期资本主义制度是否仍有发展空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个必然”论断在当今时代仍具备真理性的趋势。

第一,现实条件转化论。网络时代的逐渐兴起,推动资本主义社会来到了数字化时代,基于科技革命的推动和自身的调整,当代资本主义在经历数次危机之后仍获得较大的发展,呈现出许多深刻复杂的变化,有学者发出“两个必然’是不是过时了”等疑问。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甚至提出:“人工智能时代下,无产阶级将不再担任‘掘墓人’的角色,甚至会成为‘无用阶级’。”^[10]法国左翼思想家安德列·高兹认为在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中,工人劳动被束缚在资本逻辑之下,从而逐渐趋同于资本主义的控制,丧失了其应有的革命性,反而无意识地开始追求资本^[11]。意大利哲学家莫·拉扎拉托在深入分析了在数字经济时代下资本主义的本质后,他指出,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特征为“大众智力”,即知识与信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知识劳动力不仅是驱动经济增长的引擎,更是塑造生产模式和社会结构的关键力量。在这个由数字技术和信息爆炸所主导的生产体系中,那些掌握着先进工具、数据处理能

力和创新思维的人，无疑扮演着决定性角色^[12]。究其原因，在于上述学者的革命观点和方法与马克思恩格斯有较大的差距，致使他们所创造的“新无产阶级”，不仅对唯物史观的存在基础进行了颠覆，也缺少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域，所以无产阶级作为“掘墓人”的政治认同被消解了^[13]。

第二，两种社会形态趋同论。“趋同论”观点被很多当代资本主义学者接受，他们都认为两种社会的结局命运是不会有太大区别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不是未来的社会形式，两者共存才是最终状态。法国学者哈罗德·詹姆斯认为：“这种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割裂开来的单一体制模式，并非提升其国际竞争力的最好办法。在很多情况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表现出了共同的倾向，社会主义冲破了束缚，采取了更加高效的分配资源的方式。”美国学者埃里克·奥林·赖特认为：“反对资本主义的方案也不断出现，破坏资本主义、解构资本主义、驯服资本主义、排斥资本主义以及避开资本主义，无论何种方式，最终都会通向社会主义。”约瑟夫·熊彼特强调：“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渐进的社会主义化，不但有可能，也是显而易见的。”究其实质，“趋同论”否认资本主义的剥削性质，实质上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作为性质根本不同的两种社会制度，不可能“趋同”，只能够“代替”。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由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决定的。

第三，资本主义的终结论。其实对资本主义丧失了信心的西方学者也不在少数，他们基于马克思的基本判断对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前途提出了悲观的论调。美国学者菲利普·科特勒于明确指出：“随着自动化技术的发展，资本主义不准备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等 14 个严重缺陷。”2017 年 6 月 20 日，米歇尔·于松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目前，西方国家所面对的问题根源在于其自身的制度缺陷。”^[14]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必然会反复产生金融危机，主要原因还是在于金融机构并没有积累过程做支撑。究其根本，新自由主义时期催生的“榨取”式资本主义决定了其必须借助无限生产，以满足其无限攫取利润的本性，同时无限生产不得不依靠无限再生产来维持。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与再生产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体，资本主义的灭亡只是时间的问题。

0.3 研究方法

第一，文献研究法。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已经围绕“两个必然”、“数字资本

主义”、“新科技革命”、“人工智能”等开展了一定的研究，并且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因此，本文通过大量阅读国内外学术界关于相关内容的成果来完成该论文的写作。

第二，多学科研究法。本文在阐述第三章、第四章的相关内容时，借助经济学相关知识点去解释西方国家所出现的相关问题，将其与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相关论述进行结合，从而证明了“两个必然”论断在新时代仍未过时。

第三，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法。首先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共产党宣言》出发，回归到当时的语境中，挖掘其思想的主要内涵；然后结合当下新科技革命下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所发生的新变化，回应当下学界关于该论断的一些争议，为我们坚定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0.4 研究重难点、创新点

0.4.1 研究重难点

本文的重点主要包含三部分：首先，通过梳理《共产党宣言》“两个必然”论断的时代背景，进而阐述该论断的主要内涵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笔下如何实现“两个必然”；其次，通过对比新一轮科技革命下东西方各国所出现的变化，从而证明在新时代资本主义国家只能缓解其内部所出现的矛盾，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而社会国家则借此为实现共产主义蓄积了力量；最后，根据前文所讲述的内容去阐释“两个必然”论断对当下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意义。

本文的难点主要为：虽然“两个必然”论断、新科技革命、数字资本主义、人工智能等问题近年来一直研究比较热，但是国内学者对其结合的研究并未形成规模，因此本文在写作过程中需要梳理大量相关资料，在梳理出相关观点之后并找出三者之间的逻辑，因此给本文的写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0.4.2 研究创新点

在阐述“两个必然”论断的基础上，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出现的新变化时，将此与人工智能、数字资本主义等观点结合起来，从而完成了论文的第三、四章的写作，既证明了“两个必然”论断的正确性，也回应了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在当今时代的所遇到的问题。

0.5 研究不足之处

本文以“两个必然”为题，对此进行研究，正面回答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趋势和本质，总体梳理了新科技革命时代社会主义的发展机遇。由于国内外学者对该论断的研究一直比较多，所以在梳理文献过程中虽然尽量对研究现状进行归纳和总结，但仍不够准确，因此文章的第三章和第四章的论证略显不足。

第1章 “两个必然”论断的生成境遇与客观依据

马克思恩格斯合作完成的《共产党宣言》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做出了科学判断，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5]即“两个必然”。“两个必然”论断生成的历史和思想背景究竟是怎样的，它的基本的思想内涵是什么，本章将对此展开讨论。

1.1 “两个必然”论断的生成境遇

英国著名的历史学流派人物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将一生都奉献给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其著作《革命的年代》中，霍布斯鲍姆将1789-1848年称为“革命的年代”，并将该时期同时发生的改变世界的两场革命（法国政治革命、英国工业革命）称为“双元革命”（dual revolution）。双元革命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而言就像两个引擎，法国政治革命从生产关系角度改变社会现状，英国工业革命从生产力角度推动社会发展，从而推动当时社会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因此，“双元革命”也为马克思恩格斯写下《共产党宣言》提供了历史背景。

1.1.1 “两个必然”与法国政治革命

1789年，法国政治革命爆发。这场革命对当时的社会而言，不仅带来了法国政治体制的改变，更是动摇了当时欧洲的政治思想和社会制度，民主、平等、法治、自由的思想更是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法国政治革命对马克思的“两个必然”论断的形成意义有二：

其一，助推马克思完成黑格尔国家学说的超越。对黑格尔而言，国家是实现自由的最高形式。但马克思通过对法国政治革命的观察，开始对黑格尔的观点持批判地态度，他认为这场革命下的自由和平等只是一种表面形式，国家并没有实现自由，反而存在着更大程度地剥削和压榨。同时，他也注意到物质基础的重要性。经济矛盾和阶级斗争是引发此次革命的主要原因，因此他开始主张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去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这一思想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也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

其二，推翻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历史的选择。马克思在他的一生中对法国革命高度关注，虽然他从来没有撰写一部有关法国革命的著作^[16]，但他对法国革命的历史做了大量的研究，阅读了大量法国大革命的书藉。青年马克思也是想从法国

大革命的实践经验中找到推动本国革命的现实道路。通过对法国政治革命的思考,让马克思看到了无产阶级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力量,社会主义运动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光明前途,主张通过消除剥削和消灭阶级差异从而实现社会的平等和人的解放,合乎历史前进的方向,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1.1.2 “两个必然”与英国工业革命

18 世纪 60 年代,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爆发,之后对整个欧洲的政治经济均产生巨大影响。英国工业革命对恩格斯“两个必然”论断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一,工业史助推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思考。英国工业革命对当时社会最大的影响是生产力的巨大提高。物质力量在社会变革中的伟大作用在工业革命中充分展示了出来,这为恩格斯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提供了社会基础。正如孙伯鍨教授所认为的那样,恩格斯完成对费尔巴哈的超越与他对英国工业状况的了解和研究分不开的^[17]。恩格斯在英国旅居期间通过对当时工业革命的观察,在了解到工业革命发展的主要原因以及带来的影响之后,恩格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也得到了进一步深化,这一时期也成为恩格斯唯物主义历史观、共产主义政治立场等形成的重要时期。

其二,工业革命也使资本主义发展的弊端充分地暴露了出来。蒸汽机改良,生产过程的机械化要求在生产过程中以社会的方式使用生产资料,但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掌控在少数人手中,从而形成了社会生产的结构性矛盾。矛盾的激化带来了当时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也引起了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如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虽然它们并没有解决当时社会出现的问题,但关于资本主义的相关思想也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研究。阶级矛盾的激化,客观上也需要新的理论做指导。英国宪章运动表明工业革命在政治上也为资产阶级生产出来自己的反对阶级。英国宪章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也反映出当时的无产阶级是需要革命理论的指导。

1.1.3 “双元革命”衍生的各种社会思潮

19 世纪上半叶,随着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弊端显现,社会上涌动了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两个必然”论断不仅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双元革命”造就的经济和政治格局进行的深刻思考的结果,同样也是对“双元革命”造成的当时社会上各种错误的社会主义思潮进行批判性基础上的科学论断。当时的社会主义思潮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

首先，反动的社会主义思潮。这种思想是反映了封建保守派的利益，他们认为这会为他们谋取更多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将此类思潮主要分成三类：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以及德国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封建的社会主义主要指英国和法国的贵族阶级在“二元革命”之后，已经没有能力再同资产阶级争夺政权，所以一边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去拉拢广大群众帮助自己维护利益，一边却采用暴力革命打压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主要指通过指出现在社会中存在的生产关系矛盾，进而批判现存资产阶级的那些人，他们虽然指出了资产阶级的弊端，但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想恢复私有制关系。德国或“真正的”社会主义指那些照搬法国大革命经验的德国思想家，他们最大的弊端是没有考虑到当时的国情，从本质上来说，他们代表的是自己的利益，发展到最后其实是反对共产主义。

其次，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潮。由于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周期性危机的频发，现存的资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意识到生产关系存在的弊端了，为保证自己能够继续生存下去，他们主张通过一些改良的手段来解决现存的周期性危机。这类人的主要想借助缓和的手段既保存资产阶级又将其中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因素去除。

最后，批判的或空想的社会主义。这一思想反映了早期无产阶级对资本家的剥削手段的强烈反抗，以及对社会的美好愿景。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带有一些唯物主义的色彩因素，但是它们看不到无产阶级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也看不到无产阶级所需要的物质条件。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一类代表人物的思想，由于他们只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去改良社会，并没有找到当前社会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所以他们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

反动的社会主义思潮主要目的是为了重回封建社会，他们的思想是软弱的、妥协的，更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潮已经能看到当时资本主义存在的问题，但他们更多地是想通过改良的手段去解决问题。与前两种思潮相比，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他们代表着早期无产阶级的美好诉求，也为共产主义的提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雏形。以上三种思潮，在“二元革命”发生后，都具有一定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但都存在着很大的弊端。

1.2 “两个必然”论断生成的客观依据

《共产党宣言》指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18]。“两个必然”论断也正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而做出的科学批判。

1.2.1 “两个必然”是资本主义危机发展的结果

“两个必然”论断也是基于资本主义发展陷入的双重危机为依据的。一方面是经济发展陷入周期的危机，形成对社会生活的具体破坏作用，另一方面是人的发展陷入了困境，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劳动者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必要生产资料。

第一，经济危机。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视角看，金融危机的周期性反复发生，是资本逻辑运作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这也是大工业基础上生产力对以资本为主要特征的生产关系的对抗。19世纪30年代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和激化，爆发了第一次经济危机，之后便呈现出周期性发展的趋势。危机的本质是“文明的过剩”，也就是生产和消费的过度，它并不是由于人民的物质需要得到了足够的满足，相反，是因为人们没有能力去支付而带来的过度生产。这种生产过剩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法避免和表现出来的，其深层的根源就是，生产具有社会属性，而生产资料属于私有，资本具有追逐利益的本质。资本家必然要让自己的资本继续增殖，不然他就没有资格成为资本家，这就是资本的运行法则，也是它的命运。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被雇用的劳动者的收入，却不可能与其自身的生产能力和资本规模地扩大成比例增长因此，经济危机的频发使得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得以明显暴露，为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即“两个必然”提供了实证材料。

第二，人的发展危机。“双元革命”为后期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的提供了历史根据，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被物化成物与物的关系。“现实的人”由此丧失。在社会发展的脉络中，总体来看，“双元革命”对社会阶层产生了深远影响，确实为大部分阶层提供了机遇，使得许多人得以摆脱贫困和提升生活水平。然而，这场革命也让那些位于社会底层、挣扎于生存边缘的贫民群体被边缘化，他们不仅未能从中获得应有的利益，反而遭受了更多不公平的待遇。而资产阶级，作为双元革命的主要受益者，自认为拥有无可匹敌的地位和优越感，他们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俯视着广大劳动人民。他们口中的“自由”与“平等”，往往只是资产阶级特权的遮羞布，实质上却是一种公开且明目张胆地歧视。所以

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异化状态让马克思恩格斯开始注重人的发展,主张建立一个平等、自由的社会状态,他们也意识到只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充分发展人的个性。

1.2.2 “两个必然”是社会矛盾运动的结果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这一直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资本主义时期社会危机的周期爆发表明资本主义迟早被社会主义所取代。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从这一基本矛盾运动的角度论证了“两个必然”。

第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角度。学者吴晓明提出:“马克思正是通过分析生产方式变化的规律来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这正是马克思在历史理论方面做出的伟大贡献。”^[19]也正是基于这一观点,马克思分析了资本逻辑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存在的矛盾并论证了“两个必然”的准确性。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相当于是一个矛盾的系统,最核心的两个要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它们在一起决定了一个社会所属的主要性质。资本主义社会中,少数资本家掌握社会中的生产资料,他们通过雇佣大量廉价劳动力,通过剥削劳动者的生产成果来获取高额利润,由于大多数被雇佣者不能掌握生产资料,所以他们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成果。正如《共产党宣言》揭示的那样:“劳者不获,获者不劳”。资本主义社会从产生时就必然带着无法解决的矛盾,即生产的无限扩大与私人占有不断缩小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它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

第二,社会分工和私有制角度。马克思把生产力看作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它是由整个社会所有劳动者共同创造出来的,理应归整个社会所有人所有。随着生产力发展程度的提高,更多的资源应当为整个社会所共享。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主要由公有制与私有制两种社会制度。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发展是一种高度发展的过程,它推动着社会的物质财富不断增加,同时也产生了社会分工与私人所有制的矛盾。社会分工既要求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又要求社会各方面相互依存;私人占有却使社会的每一个部分彼此分离,并且使彼此的隔绝变得更加广泛。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应该是“互相依赖”的社会,但资本主义社会事实上是“互相隔离”的社会。与此同时,由于生产力的冲突,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也随之发生,人与人的劳动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从原本的分工变为了相互的分离,从联合变为了竞争,人们处于一种孤立的状态之中。

“双元革命”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历史与社会发展时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思想转变,当时社会衍生的各种思潮作为共产主义思想的雏形推动了社会的进步,通过分析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经历的危机以及社会矛盾存在的逻辑为“两个必然”论断的提出提供了客观依据,更为探索社会主义乃至未来世界的可能性开辟了新的道路。

第2章 “两个必然”论断的实现途径与组织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提出了“两个必然”论断，而且还具体探究了实现的途径和具体策略，他们对实现途径和组织策略的阐释是对“两个必然”论断的充实和发展。准确把握实现途径和组织策略，才能全面准确的理解“两个必然”论断的深刻内涵。

2.1 “两个必然”论断的实现途径

《共产党宣言》不仅从理论层面探究了“两个必然”生成的历史根源，而且在实践层面具体分析了实现的途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革命是“两个必然”实现的条件，政党建设是实现的具体道路。

2.1.1 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构成

贯穿于《共产党宣言》中的核心观点是：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经济活动和由此产生的社会构造，都构成了那个时代政治和精神历史的根基。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自从远古时期的公有制解体，人类的历史发展轨迹就始终围绕着阶级之间的斗争展开。在这个过程中，私有制作为一种经济形态出现，它建立在私有财产之上，而这种财产的积累又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对立。由于这些阶级差异和对立在资本主义国家各个地区不断加剧，所以形成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冲突。阶级斗争不仅是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也是理解人类社会演变的关键线索。

在过去的每个历史时期，我们可以观察到社会被划分为各种不同的级别，并且社会的地位也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这些所谓“阶层”是指那些具有一定经济和政治权力并被称为贵族或官僚的人们所构成的社会群体。在古罗马时期，社会上存在着贵族、骑士、普通民众和奴隶；而到了中世纪，几乎每一个社会阶级内部都有其独特的社会阶层。《共产党宣言》描述以商品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为基础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结构：“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具有一个显著的特性：它简化了阶级之间的对立。整个社会逐渐分化为两个对立的阵营，分别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对立关系。”^[20]

所谓资产阶级，是拥有生产资料——资本，并雇佣和剥削一无所用、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阶级的阶级，他们来自于中世纪的城市市民。资产阶级对于地主阶级来说是革命的新生阶级，在历史上起过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是人

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剥削阶级。无产阶级被定义为那些失去生产资料，仅通过出售劳动力来获取生活所需物资的雇佣劳动群体。无产阶级在人类社会历史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它不同于其它一切剥削制度下的劳动者。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它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随着大工业时代的到来，封建时代存在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普遍存在的中间阶级都将逐渐地消亡。大工业时代，资本积累的历史过程就是把一切不属于资本的东西，即一切封建制度、农民、城市贫民和非劳动者，都固定为资产者或无产者的历史过程，那种既自由又不自由的中间阶层，游离于两者之间的阶级将来也不会有了。这种资本积累的历史过程，也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不可避免的方向和最终趋势。

无产阶级形成于第一次产业革命以后，工业革命时期传统的工场手工业向机械化大型工厂的生产模式转变。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产业革命，它对整个人类文明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不只是生产技术上的重大转变，同时也代表了一次深远的社会变革。1845年，恩格斯在其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指出：“分工、蒸汽机和机器，这是从18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旧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21]这里的旧世界是指封建社会。由于大机器对手工工具的取代，推动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飞速发展，使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大大加强，从而确保资本主义的胜利。与此同时，随着大型机械设备的广泛应用，工业的飞速发展，小生产纷纷破产，无产阶级的力量快速增长。

2.1.2 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则

《共产党宣言》详细描述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的许多重要的原则，主要为：经济斗争、政治斗争、思想（理论）斗争。经济斗争是指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一场共同的斗争，目的在于争取出卖自己的劳动，提高他们的生存状况，从而使他们的劳动状况得到提高，劳动时间缩短，反对剥削，反对压迫和奴役；思想理论斗争是另外一个重要领域或重要形式，资产阶级社会中，资产阶级思想理论居于统治地位，并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进行影响和毒害；政治斗争是斗争的高级阶段，夺取政权是斗争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

无产阶级要获得彻底解放必须从根本上改变雇佣劳动者的阶级地位。马克思指出：“一是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二是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22]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必须获得政权，争得民主，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

这一切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才能达到。伴随着资本规模的不断扩大，机器装备的不断改进，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被“机器工人”所排挤，从而陷入失业危机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正在逐步融入到这个巨大的产业后备军中。这就造成了社会劳动人口不断减少，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由于产业后备军的存在，资本家不得不将工人的薪资降至一个极其微薄的水平，足以让他们忍受饥饿。这就迫使无产阶级在争取自身解放过程中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不断地提高他们的生产技能。在这场革命浪潮中，无产阶级的觉醒变得愈发强烈。他们不再满足于现状，不再是被动接受压迫的群体，而是开始积极寻求改变和解放。这些被激发出革命思想和坚定意志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不仅仅是个人的力量集合，更是整个无产阶级的象征。他们肩负起了领导人民、争取自由、平等的联盟重任。究其实质，我们不难发现，资本主义的工业增长模式本身就是一种潜在的催化剂，它促进了资本的积累和工业的发展，但同时也无意中催生了工人间的革命性联盟。这种联盟的形成，为工人们提供了一个共同抵抗剥削、争取权利的平台。它改变了基于竞争而非合作的雇佣劳动模式，使得工人们认识到团结才能取得更大的胜利。

马克思指出：“一切阶级运动本身必然是而且从来就是政治运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中，没有第三个非政治的途径，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自然是以为自身夺得政权作为最终目的。”^[23]它是一种有效的战略，也是一种从思想上、组织上将工人阶级集中到一起的“最强大的行动方法”，它是在工人阶级的自发性经济斗争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更有效率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也是一种阶级性极强的活动，是一种由人民群众参加并以争取解放为目的的社会变革实践活动。因此，他们的行动作为阶级政治组织的一部分，是工人阶级逐渐成熟不可避免的体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而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

2.2 “两个必然”论断实现的组织原则

在实现这一过程中，必须坚持当前和长远的利益、当前和最终目的、无产阶级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相结合。所以，《共产党宣言》除了强调无产阶级本身的统一以外，还涉及到了关于革命同盟以及统一战线的组织策略原则。

2.2.1 无产阶级革命需要政党领导

政党是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政治团体，是近代社会一种典型的政治现象。

政党的产生是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阶级斗争不断激化的结果。政党作为阶级的政治代表，在人类历史上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中，恩格斯指出：“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24]恩格斯基于政党产生的角度出发，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是由其经济和政治形式所引起的，它是无产阶级成立自己的党派，进行政治革命的先决条件。恩格斯通过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国家的意识形态核心以及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成功地阐明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不可避免性。

政党权威是阶级利益、阶级意志在阶级构成的进程中的具体体现，是贯穿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冲突的斗争之中，对保证自己的政治统治、社会管理等具有重要的意义。^[25]无产阶级不仅体现了资本主义对劳动者的不公平地剥削和压制，而且也体现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无产阶级政党是“永远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的现实的政治势力，是一个以一种先进的意识形态来“掌握群众”，以一种民主的组织方式来组成一个党派，以“无产阶级的专政”来建立自己的党派权威。在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中，“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公有制、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主导和核心作用，从而达到了无产阶级和整个人类的解放这一最高的价值目的。

2.2.2 无产阶级革命需要团结其它社会团体

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前，西欧无产阶级内部已经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工人政党，甚至也有各种不同形式的党派。在这些不同形式的党派中，最重要的是英国宪章派、北美土地改良学派、法国的布朗基派学派等。这些政党虽然没有经过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的引导，但是他们对工人的权益却是坚决的，他们在工人中间有着很大的基础和影响，他们已经成为各国工人运动的主力，而且是世界工人运动的一部分，所以共产党应该与他们团结在一起。

《共产党宣言》对共产党与其他工人政党、政治团体的关系进行了详细论述，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26]在共同利益与近期目标的基础上，具有宽广的革命胸襟的

共产党员，可以把各个国家中涌现的工人政治组织和党派团结起来，使他们的革命实力得到增强，推动无产阶级革命近期目标的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又敏锐地察觉到：“社会民主党”并非真正地为无产阶级谋福利，而是“不坚决、不彻底”地拥护无产阶级的革命。所以，共产党把统一社会民主党看作是一种主要的手段，是为了达到无产阶级的目的，当发现他们有不合理之处时，就应立即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和立场，进行坚决地抗争。

共产党人要与资产阶级团结起来，一起反抗封建主义的统治。资本主义社会以颠覆封建主义为前提，但是，欧洲各个民族的发展水平不同，有些国家实现了民主革命，有些则处于封建专制统治状态，不同的民族革命发展水平不同，所承担的使命也不同。《共产党宣言》撰写的时候，德国的资本主义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虽然资本主义的生产迅速发展，但它依然由普鲁士家庭所掌控。在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共同目的下，共产党人应始终坚持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与这部分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同他们的敌人作战。

为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共产党员需把中小资产阶级、中间阶级联合起来。在资本主义国家，尽管资本所有者、生产方式的支配者占据着绝对优势，但也难以摆脱被资本支配的宿命。资产阶级要达到它的终极目标，也是唯一的目标，就会“公然的，无耻的”剥削无产阶级。随着日益加剧的竞争，有一部分资产阶级已经垮台，他们所依赖的物质材料已经在同无产阶级的斗争中被破坏了。在与资产阶级的较量和奋斗中，大部分的中小资产阶级、中间阶级沦为无产阶级。共产党是有必要并能够将那些已经主动转到无产阶级那边去的中小资产阶级与中间阶级联合在一起，加强他们的革命力量。需要注意的是，共产党人不能无视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要经常对劳动者进行正确的思想教育，以确定自己的阶级立场和自己的历史任务。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制度的变化与调整是持续的，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得以缓和，使其能够持续地发展生产力，从而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发展，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非常稳固的。无产阶级代替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如果没有足够的物质基础，就不具备进行革命的条件。我们必须承认，在充分利用其自身的生产力以前，资本主义是不会消亡的；直到社会主义社会彻底建立起了其必要的基础，瓦解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因此，我们应充分利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为我们提供的“两个必然”论断实现的原则和组织策略，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虽是曲折但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第3章 “两个必然”论断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必然”论断是基于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趋势而做出的判断，但在之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资本主义自身也不断发生新的变化，尤其进入21世纪，以智能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的兴起深刻改变着社会的内部结构，互联网、数字技术是驱动新科技革命的核心力量，“数字资本主义”概念应时而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疑是这场新技术革命的发起者和受益者。资本主义对新科技的吸纳、融合和创造，不仅推动了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剧变，同时也诱发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的一系列变革。如何认识“新科技革命”，如何判断“两个必然”论断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效性，这是当前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3.1 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新变化

3.1.1 生产劳动的数字化和非物质化

新科技革命时期，在生产层面表现为人类的物质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学界出现了“数字劳动”概念以表征这种新劳动方式。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劳动者从工厂走向了家庭和社会，劳动过程表现为消费、娱乐和休闲。浏览网页、观看视频、在平台上与他人交流等就生产出了数据，这些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云计算的甄别、筛选从而生产出有广告商、厂家等有意义的数字信息。用户既作为数据信息的使用者、享受者，也作为数字信息的生产者，对于大多数非专业性的数据加工人员而言，不计其数的网络 and 平台用户浑然不觉自己处于数字信息的生产过程中。这一现象彻底改变了生产劳动的物质性特征。

因为网民多为自愿参与虚拟社区活动，自愿分享信息，不自觉也无意地地在自我娱乐的同时也为他人无偿提供了服务。所以，意大利学者蒂齐亚纳·泰拉诺瓦把数字劳动称为“免费劳动”^[27]。由于“数字劳动”是以新媒体为中介，相比工厂劳动褪去了物质色彩，劳动提供的产品不是物质性的商品，而是服务、信息、知识等，劳动过程需要投入更多的是劳动者自身的智力。所以，意大利学者拉扎托将这种劳动称之为“非物质劳动”^[28]。围绕数字劳动争议最大的是是否具有生产性，不少学者认为数字劳动表现为娱乐、休闲，“生产”出来的是非物质性

的服务，因而不具有生产性，但南京大学青年学者蓝江的观点更具说服力，他认为数字劳动仍然依托于强大的物质根基，因而既不能将其抽象地理解为“非物质劳动”，也不能否认它的生产性^[29]。

无论是作为“免费”的“数字劳动”，还是作为“非物质”的“数字劳动”，还是作为“非生产”的“数字劳动”，均是从劳动的物质形态层面把握劳动的新特征、新变化，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劳动行为在谁的支配下进行，为谁服务。显然，在资本主义社会，数字技术没有超越资本的控制范围，无法摆脱为其效力的命运。因此，“数字劳动”从主体层面看，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劳动”，而是一种新形态的“异化劳动”；从社会关系属性看，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自觉劳动”，仍然是剥削数字劳动者的“雇佣劳动”。

3.1.2 经济的平台化和全民化

数字技术也推动了经营模式的转型，Facebook、YouTube 等平台原本作为数据处理的工具或仅供用户消遣的交往工具，现在被资本介入转换为兜售各种产品的倾销市场，用户借助一部智能手机登录各种视频、网络平台的时候，就不自觉地融入了消费世界进行狂欢。资本家让用户在娱乐狂欢中转换为数字时代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借用阿尔文·托夫勒的话语，可以表述为“产消者”。用户在“玩”中消费，在“玩”中劳动，所以数字化的平台提供的人人便捷参与的“玩”活动产生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学界称其为平台经济。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术语强调经济的平台化已经扩展到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30]。

平台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数据抽取、分析、占有和利用，是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集中体现，是基于平台的资金运营的新型商业形态。其庞大的规模及极高的行业集中程度，无形中降低了顾客与商户之间的交易费用。以往的商业模式难以再适应当下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数据资源收集、整合然后对其进行分析、应用只有依靠网络技术才能很好地进行。因此平台经济模式开始被人们无意识地接受，成为当下的一种全新商业模式。第四次科技革命的飞速发展促进了平台经济的广泛应用，“平台”作为一种全新的交易场所，具有企业和市场结合的双重性质，相比于实体产业，它的经营范围更宽，边界更加模糊。在这一时期，世界市场也打破了以往距离上的障碍，不同生产环节可以同时虚拟空间并存，形成了“数字圈地”。

各类交易平台利用算法本身所具有的技术优势，根据用户先前使用留下的“痕迹”，及时计算出其当下的需求，并借此准确地推断出未来可能存在的需求和趋势，从而帮助资本家进行之后的有效生产，更好地适应未来市场的需求，从而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以较低的成本赚取更多的剩余价值，算法不断创造和激发人的欲望，逐渐成为资本逐利的工具。网络平台的架构使得用户被迫“卷入”，离开交易平台，人们的日常生活将无法进行，无形中形成了生产的全民化甚至全球化。但这一现象，从根本上看来仍然处于资本控制之下，服务于资本的增长逻辑。由于资本本身所具有的逐利性质，会迫使数字资本家尽最大可能对所有的数据资源进行占有和利用，这一过程则无限扩大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不断扩大和私有占有却不断缩小的矛盾。

3.1.3 社会的智能化和镜像化

如果之前三场技术革命是一场赋予人类身体机能、达到物质生产自动化的革命，那当前的技术革命则是一场赋予人类智慧的变革，其目标在于提升机器的感知与判断，从而使其能够自主地进行产品制造。网络、数字和信息技术改变了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同时也重构了社会生活，社会日趋智能化和镜像化，人与物都被纳入到以一般数据为基础的数字化体系中，人成为数字网络中的一个节点^[31]。

由于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通过手机、电脑等数字设备在互联网上打造虚拟“人设”，建立虚拟社交关系，构建虚拟的生活空间，智能手机、PC等移动终端设备便无形中成为了支配个人的异己力量。人们的日常衣食住行甚至情感都开始需要依赖这些智能设备，通过使用打造的虚拟“人设”，在虚拟空间中进行操作从而满足自己的需求，网络平台由此形成了镜像化的现实世界。互联网社交门户允许用户交流共享图片、文字、视频、音乐等数字内容和建立朋友圈、留言簿、社区论坛、兴趣小组等数字系统。感性对象便通过数字方式进行集成和量化，从而制造出一种镜像化的世界，用一种抽象的数字符号或编码来识别现实的感知和情绪。所以数据为人类构成了以一种意义上的可以触摸到的现实。

如果从构成的角度看，资本主义社会将一切阶层划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那么，在数字算法控制一切的资本主义阶段，这种对立的阶级形态表现为数字资本家和用户群。资本家掌握算法，算法控制用户群。数字资本家不仅让包括广大用户在内的数字劳动者为其劳动，同时让数字劳动者创造的算法技术控制劳动者

也为其服务。肖莎娜·祖波夫提到数字技术已经成为数字资本家操作社会的政治权力，当我们的日常生活通过数字技术被连接到了互联网，我们的通信、动作、行为和关系，甚至我们的情绪和思想状态都可能被资本的力量所捕捉，然后通过广泛植入生活的网络设备来精确“算计”我们的生活，“安排”我们的日常行为^[32]。这样，我们就生活在数字资本家设置好的“家”中。因此，要想抑制资本在日常生活中的监督与支配，我们必须寻求一种新的对抗方式，即个体的自由与民主。

3.2 新科技革命下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困境

以网络化、信息化、数字化为表征的数字资本主义，只不过是资本主义为了延续自身生命力对新科学技术吸纳和占有而形成的新气象，隐藏在资本主义社会机体内在的病症并不会因为剥削手段的变革而获得痊愈，“数字鸿沟”“隐形剥削”“数字霸权”形成了新的不平衡、新的剥削、新的权力体系等，这些使得资本主义陷入了新的发展困境。

3.2.1 “数字鸿沟”：新的不平衡

“数字鸿沟”这个术语是阿尔文·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首先提出的，他指出，在全球数字化进程中，不同国家、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不同社区拥有不同的IT产权，如果这些产权的使用和创新能力不同，则会导致信息缺口和贫富悬殊，进而产生“信息鸿沟”^[33]。而“数字鸿沟”则是信息资本最显著的一个问题。在托夫勒看来，信息化和数字化，信息资本主义并不只是一个数码差距的问题，它还是一种由于剥削而持续生产的公平。在全球化时代，由于对市场自由流动和竞争的推崇以及对国际合作的促进，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有了移动设备，也使用了互联网的服务。然而问题在于，他们并没有从贫困和落后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而是不知不觉地被剥夺了个人的权利。所以在新科技革命时代，人们在推动科技资源合理配置和商业化过程中难免会出现矛盾，从而造成了不平衡、不公平和不合理的现象。

丹·席勒在《数字化衰退 信息技术与经济危机》一书中对“数字鸿沟”做了进一步描述，他指出“数字鸿沟”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中不公平与压制秩序的一种新形态^[34]。席勒在一次在专访中提到“数码鸿沟并不是一条消极的沟壑，它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但人们对它视而不见，它是一种由生产造成的不公平现象，

它与当前各种不公平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35]在传统的商业时期，人们的工作与消费都是在现实中进行的，在一个固定的地点按规定的工作时数工作，获得报酬，并接受老板的监管。在这种基于金钱付款的情况下，他们可以在自己和家人的开销上保持私密性和自主性。而在平台经济背景下，通过“智能机+人”的捆绑，算法技术会实时监控劳动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出行路径，并对其工作效率、购买喜好、支出能力进行评估，从而对其进行双重监控。所以，在最深刻的意义上，信息资源的生产和分配政策的不合理一定会加剧社会权利的差距程度。

3.2.2 “隐形”剥削：新的剥削方式

在网络化和数字化时代，数据信息作为原料促使资本进行数字化的生产。这样的信息产品不但没有完全消灭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剥削，反而把它扩展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加拿大学者斯迈思首次提出了媒介剥削理论，认为媒体剥削着它的用户。剥削依旧存在，只是以更隐形地方式来实现，甚至网络化、数字化时代的剥削更为隐蔽、彻底和广泛。作为人类活动的媒介，人们通过自己的活动，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调节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平台可以通过算法来增加员工的工作时长或者增加其工作效率，从而为网络资本所有者创造更多的价值，并持续生产、输出和创造了大量的信息，并且免费地推动了社会化媒体和网络企业的资本生产和产业增值。

社会学家瑞泽尔认为数字劳动是异化了的“休闲”活动，在数字资本主义时期，数据作为网络时代利用科学技术形成的产物，从来就不是天然形成或存在的自然物。^[36]在此阶段，日常网上生活已经转化成了一种资本化的数据生产，获得了数据生产所需的原料，并营造出适宜的技术与社会条件，以满足资本家的剥削本质。平台向第三方出售的是用户的个人信息、需求偏好等，用户如同工厂劳动者，只不过生产的是自己的信息，因而，对自己遭受的剥削过程浑然不觉。所谓的“数据监测”，就是要通过对人们的行为进行预测，从而达到增加收益、掌控市场的目的。数据监视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剥削。基于算法的监控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新型的市场形态，其特有的累积逻辑：监督是资本向盈利转变的根本机理，也就是将资本的累积与投入转变为盈利的依据以及一种新型的权利形态。我们在互联网上所做的一切，都会变成一种资源，即一种固定的资产。这些原料被存储在信息设备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扩大，资本也随之实现了扩张。克里斯蒂

安·福克斯曾经提出，社会传媒平台的经营模式之所以能蒙混过关、瞒天过海，其核心秘密就是他把商品的交换价值隐藏在使用价值中，并以“物神化”的使用价值转移了人们对他的关注。因此，数字资本主义理论存在着对资本主义数据生产的内在矛盾认识不足的弊端，错把数据生产中存在的数据传输和处理看作是商业行为和商业活动，从而割裂了数据传输中暗含的数字生产环节，忽视参与数据生产者的个人除隐私外的权益。

3.2.3 算法霸权：新的意识形态控制

随着计算机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使用，算法在世界各国的政治管理与政策制定中的作用也日益凸显。互联网上的民意是被一小部分算法政客与资本家所操控。西方各国政府利用算法过滤、算法推荐等方式构建算法的黑盒，形成民意偏好与社会泡沫，进而诱发观众观点的固化，从而达到他们想象中的对公众的“良性治理”。由于混杂的媒介体系的产生，使得互联网上的新闻可以快速地从线上转移到线下，对个体和政治行为体进行干涉，进而对意识形态进行控制。在此基础上，资本借助算法构筑了一幅虚拟的消费主义思想图景，并通过图像构建和推动“买买买”的假象，这一过程表面上是个体自由与世界共同体的成功，实际上却是一种思想架构，其背后隐藏着一层隐藏着残酷的事实：在数字化资本主义的逻辑之下，民众受到贪欲与政府监管的制约，可以被追踪，可以被监控，可以被商业化^[37]。

概言之，数字技术仅仅是作为一种媒介，信息共享只是形式和渠道，并未真正解决当下资本主义时期的剥削。相反，数字劳动者的产出被大量复制和传输，数字生产中对数字劳动者的剥削与压迫的程度反而更深。

3.3 新科技革命下当代资本主义的趋向

在资本主义初期，人类为了抵抗资本的剥削，采取了抵抗乃至破坏机械和装备的方式。但是，在数字经济下，作为一个数据生产者，其自身是无法消除资本的生产给所有人带来的“异化”。为了使自己的资本持续地增长，资本家必须把自己的资本尽可能地扩大到最大限度，接触到更多的人的生活，这样才能得到原料。同时，由于数字平台自身的特性，它自身就具有了分享和扩散的能力。因此，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尽管数字劳动的主体同时也是一个消费者，但它并非真正的所有者，它的剩余价值都被非生产的资本家所获取。同时，在数据生产的资本

累积过程中,资本所有者寻求更大范围的信息资源和信息收集以达到资本的累积,与其对更多空闲的时空需求之间存在着矛盾。当然,“数字资本主义”时期资本积累的过程本质上仍是资本主义,只是以一种更隐形的方式掩盖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冲突”,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趋势。从本质上讲,数字、网络、算法只是工具,资本主义可以用它来牟取剩余价值,社会主义国家可以用它增进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福祉。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和新技术新业态模式地不断涌现,深刻改变了中国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方式,也让我们离共产主义越来越近。

《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38]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在无数次痛苦的周期性危机中存活下来,其深层秘密就在于资本作为一种统治权力,不断利用科学技术进行生产工具和产业部门的重大革新,从而持续创造出资本主义暂时所能容纳的新的生产力和社会财富。新科技革命促进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一系列新变化,但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当今数字资本主义仍然是在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运动规律下运行,新科技革命既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但同时也为其灭亡埋下了伏笔,数字资本主义改变不了最终走向灭亡的趋势,“两个必然”论断仍然是当今世界发展之大势。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不仅积累了“社会主义因素”,缓解了周期性经济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以其“母体”的消极作用对其进行改造,为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最后替代进行了一定的准备。

第4章 “两个必然”论断与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前一章是从批判的维度揭示了新科技革命在驱动资本主义走向必然灭亡趋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本章则是从建构的维度分析新科技对驱动社会主义发展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新科技革命带来了生产方式的一系列变革，为共产主义社会的来临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新科技为人机共生和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可能，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和样式也由此形成。本章将具体分析新科技革命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怎样的机遇及其需要面对的问题。

4.1 新科技革命与社会主义力量的蓄积

随着新科技革命的步伐不断加快，全球范围内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迈进显得更加迫切。在这一进程中，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应用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技术形态，它们正在成为塑造社会新文明形态的关键力量。尽管新科技的运用给社会主义实践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但长远来看，它也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充分利用这些先进科技成果，不仅能够提高生产效率，还能加强对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将得到进一步强化，人的全面发展理念将更加深入人心。

4.1.1 社会生产方式的剧变

在当今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技术等新兴技术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不仅推动了工业生产和社会发展的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而且极大地拓宽了劳动的范畴。这些技术的应用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体力劳动和简单的脑力劳动，而是开始涉足更多复杂而精细的领域，使得人类工作的边界得以延伸至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AI 技术已经打破了人类在劳动密集程度、工作时间以及空间上的限制，它以其独特的计算能力和学习能力，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无限的可能性世界。在精神层面，AI 同样展现出了它的巨大潜力，如在内容创作、教育辅导、心理咨询等领域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子。在这场革命中，人类社会将逐渐摆脱过往那种身体与精神双重束缚的状态。在思想生产方面，AI 也同样日益成为人类的重要伙伴，无论是数据分析、风险评估还是决策制定，它都能提供有力的支持。同时，其发展还在悄然改变着我们的文化素养。它不仅可以

帮助我们在科学研究、工程技术等领域做出更为精准的决策和管理，还能在语言学习、图像处理等领域提升我们的学习和创新能力。所以，当我们能够有效地利用 AI 技术这样的新科技时，我们就有可能迈入一个新的时期。

同时，生产力的飞跃式提升，不仅仅体现在上述各个方面，而且还深植于生产力发展的本质之中。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未来的世界将见证亿万人能够自由地穿梭于家庭、办公室以及工厂之间，他们将能够灵活地运用自己所拥有的资源来完成各类任务和工作。这种无处不在的生产力解放，是社会发展的不可逆转的趋势。它不仅使得生产效率大幅提升，更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可再生能源的指数增长。这标志着我们正处在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即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人类将可能进入到一个以信息增长为核心的新时代。正如塞萨尔·伊达尔戈提出，“增长的本质是信息的增长”^[39]。我国也在积极投身于新科技革命之中，这不仅仅是一场科技的革新，更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大推动力。随着我国在全球科技竞争格局中地位的不不断提升，这些新兴科技的广泛应用，将进一步激发创新活力，促进产业升级，并为社会各个阶层带来福祉。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当生产力获得了极大发展，唯物史观下“两个必然”理论的现实可行性也会随之不断增强。

4.1.2 生产资料的社会化

研究表明，“全球 95% 的工商业同互联网密切相关，世界经济正在向数字化转型。”^[40]在未来的世界里，数据将是最主要的生产因素。作为新时期的生产要素，人类对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改造，都离不开数据。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Internet 的“公共所有权”，它将成为最重要的信息来源。

区块链技术、云计算等技术形态的涌现，都表明了生产方式的社会化。从根本上讲，区块链技术为创造一个全球性的、透明的贸易活动创造了一个可以观测、可以监控、可以复制的技术环境。事实上，资料变成了全球性的公共资源。“与由‘使用权’而‘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的‘所有制’建构进程相对应，由‘区块链’而‘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体现的是物联网时代社会主义全民共建共享‘生产关系’全面、渐进建构进程。”^[41]区块链技术与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形态的兴起，不仅仅是科技进步的象征。它们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生产模式正在发生的根本性转变——从传统的自上而下、单一中心化的生产方式，转向一种更加分散、去中心化的社会化生产体系。这种转变意味着信息和数据不再仅仅局限于特定机构或

个人手中，而是被赋予了更大的公共属性，它为实现全球化贸易的透明和可追踪性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世界各地的交易活动得以在一个共同的数据库中记录并共享。在这样的背景下，资料和数据本身就成为了全球性公共资源的一部分，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能平等地从中受益。

与此同时，随之而来的“地球村”的形成，它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上的象征，更是未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缩影。在这个“地球村”里，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自由的参与者和创造者，他们拥有平等的发言权，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建议，参与到共同决策的过程之中，人们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变得更加顺畅。资源共享不再是难题，每个人都能轻松地获取自己需要的资源和服务——无论是食物、住房还是教育。这种模式极大地丰富了个人和集体的生活，让物质财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同时也让精神上的追求得以满足。昔日困扰全球的“数字鸿沟”现象也将随之得到缓解，更为重要的是，互联网还推动了教育和科研事业的飞跃发展。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正在逐步接近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在那里，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实现自我价值，并在一个公平、公正、和谐的环境中共同进步。尽管这一愿景仍需时间去实现，但其所蕴含的巨大潜力和可能性是显而易见的。

4.1.3 人的发展空间的拓展

在这个由 AI 驱动的快速变革时代，传统的生产模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协同共享”生产模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这种模式依托于 AI 等先进技术，通过分工协作与优势互补，实现了资源的高效共享，进而促进了整个生产过程的协同发展，它顺应了现代社会的需求，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个性化生活方式。这种生产方式鼓励个性化生产和消费，激发了个体的创造性，为企业提供了一个灵活多变的平台，使它们能够根据市场的变化迅速做出反应，从而保持竞争优势。在“协同共享”模式中，每个参与者都有机会分享知识、技能和信息，这种模式强调的是合作而非竞争，所有人都被视为平等的伙伴，共同参与到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去。因此，“协同共享”生产模式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更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预示着未来的社会将更加注重人的全面发展。

未来学学者杰里米·里夫金认为，“未来，……，合作分享与努力工作同等重要，而累积的社会资本与累积的市场资本一样重要。人们对生活的评判，不再是对简单的物质追求，而是对个人价值以及社会存在感的追求。”^[42]随着互联网

的迅猛发展和技术创新，免费经济模式已经从一种概念逐渐转变为现实。这种经济模式鼓励共享资源，而非占有它们。在这个过程中，“用而不占”的原则日益深入人心，并在我们社会中被广泛认可和践行。例如，共享单车的普及便是这一理念的生动体现。用户可以通过扫码解锁单车，使用完毕后再归还到指定地点，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样的分享方式不仅减少了个人对私人财产的依赖，也促进了公共资源的高效利用。上述现象不仅仅是关于技术的进步，更关乎社会制度的革新。共产主义的建设不再只是一项理论上的探索，而是逐渐成为了更多人心中的共识与追求。

4.2 新科技革命与社会主义发展前景

由于新科技革命把以往靠体力劳动的一些人解放出来，便存在了一些“无产阶级”不再能担任社会的发展的一些争论。其中，最典型的是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诺亚·赫拉利。赫拉利是当今“备受关注的新兴历史学家”，在其近几年所著的书中表明了“智人的进化”的观点，在《未来简史》中，赫拉利甚至提出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使广大无产阶级变成“无用阶级”的论点^[43]。这一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4.2.1 新科技革命时期“无产阶级”的新变化

赫拉利的观点深刻地揭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机器开始在许多领域超越人类。他在其畅销著作中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即2017年那场被广泛报道的人类与AI的竞赛——AlphaGo与李胜石之间的对决。在那场激动人心的比赛中，人工智能战胜了围棋高手李胜石，这不仅是对人类智慧的一次挑战，更是一种AI力量的展示。赫拉利认为，这种认知能力的超越，并非只局限于体力劳动。随着算法和数据处理能力的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脑力劳动者，包括艺术家、医生、律师等职业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此外，赫拉利指出，当前主导着科技前沿的算法正被少数人垄断。这些科技精英不仅掌握着关键技术，而且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英雄”。他们拥有决定未来经济、政治甚至文化格局的关键话语权。而那些被边缘化的劳动者，即无产阶级，将不可避免地沦为“无用阶级”。

人工智能的问世，无疑在技术领域掀起了一场革命，不仅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为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从某种程度上讲，我

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其背后所隐藏的资本操纵力量。在这个由资本主导的世界里，利润驱动着一切行为，而人工智能正是资本家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所使用的工具。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量的劳动力面临被智能化设备替代的风险，他们或将失去工作机会，从而沦为所谓的“无用阶级”，这并未摆脱资本主义逻辑。赫拉利对此便提出的“无用阶级”的概念，并未充分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即通过革命推翻现有社会制度，创造更加公正合理的社会形态。因此，他对无产阶级的消极态度，显然是盲目且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4.2.2 新科技革命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新特点

近年来，尽管无产阶级所面临的阶级斗争与 2008 年美国的次贷危机相比缓和许多，但依旧是复杂而又激烈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各种形式的抗议和反抗活动层出不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欧洲范围内爆发的罢工事件，这不仅是历史上最为广泛和规模最大的一次罢工行动，更对经济、政治乃至社会结构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新科革命的浪潮下，AI 对传统劳动力市场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智能化而被挤出工作岗位的“失业人口”的数量急剧增长，他们源源不断地涌向新的大型城市，寻找着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这一时期的无产阶级组织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新面貌，它们变得更加开放、包容，并且开始尝试团结所有可能的力量，共同应对这场全球性的危机。在这种转变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口号上的变化，而是行动上实实在在的体现。无产阶级从过去的分散状态被重新组织起来，形成了一个团结一致的战斗集体，这股力量因为共同的目标而变得坚不可摧。这一行动的意义远超其表面，它不只是简单地改变了社会的结构，而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提供了实现的可能性。

4.2.3 新科技革命下共产主义远景的实现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总结出了一个关于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特点：物质和精神财富得到了最大程度地释放，即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实行按需配置；机械代替劳动者的劳动，人人都能从商品经济中的“物的依赖”中解脱出来，使人有了更多的空闲和自主发展的机会，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要达到这个目标最关键的因素，首先，就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其次，要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发展，实现高水平的生产力；最后，每个人都能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上述特征与新科技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有极大的相似性。总体而言，

作为新的生产力，人工智能的运用正在加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新科技革命本质上是以科技为基础，各参与方共同合作的新型文明状态。从根本上说，信息文明的持续发展增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利益，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更巩固了人们的历史主体地位，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

在《共产党宣言》的指引下，我们可以洞察到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对“无产阶级”的未来，必须坚持长远发展的视角，而不应持有悲观或消极的态度。随着未来劳动力逐步转向“智能化”的发展趋势，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它对劳动者带来了新的异化和痛苦，但这种技术进步也预示着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劳动者将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和解放。在未来的社会中，确实存在所谓的“无用阶级”，但这并非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利用 AI 技术来实现自我转型和超越，试图为自己争取新的“生命力”，但它无法从根本上撼动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即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对立。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见的那样，无产阶级作为历史的“掘墓人”，注定要推动社会的变革。他们的斗争不会停止，直到所有阶级都能够平等地共享社会资源，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所以，伴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随之不断地变化，资本主义的消亡和社会主义的成功是必然的，“两个必然”论断是不可改变的趋势。

第5章 “两个必然”论断在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价值

“两个必然”论断以其深邃的历史视野，准确地把握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规律。深入理解“两个必然”论断的科学内涵及其理论原则和思维方法，有利于我们科学认识当今世界发展格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世界在变，时代在变，但是“两个必然”论断隐含的思想智慧仍然是我们认识世界，定位中国，把握未来的重要思想遵循。

5.1 科学把握世界发展格局

“两个必然”论断深刻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与命运，为人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当代世界格局风云变幻，我们需要拿起马克思恩格斯所建构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望远镜仔细观察，以“两个必然”论断为基本的方向指引，拨开云雾，洞察的当今世界发展的总体格局，并自觉担负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神圣使命。

5.1.1 科学认识当今所处的历史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9月29日主持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43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44]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斗争，资本主义灭亡，社会主义最终胜利，实现共产主义的时代”^[45]。这一论断，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社会基本矛盾的时代回应。它不只是理论上的阐述，而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不断深化、阶级关系日益紧张以及阶级斗争持续激化的实际情况的敏锐观察和总结。这也是列宁所提出的“大的历史时代”，即十月革命之后，世界历史进程中新的转折点——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开启。在这个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市场竞争中争夺资源，在政治舞台上相互角逐，究其实质，都表明了社会主义已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已发生转表，这种转变不仅仅体现在经济体制的变革上，更从根本上重塑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这个时代的到来并非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

习近平总书记对当前的国际形势所做的战略性预测，让我们对当下的“时”

和“势”都有了足够的信心和决心，用中国式现代化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将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性，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能否在正确的道路上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坚定地把握“两个必然”这一发展趋势，对我们把握好国家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坚持时代本质和明确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与时代的发展趋势保持一致，倾听并回应时代的各种声音，从而找到解决时代新挑战的方法。时代的进步是无止境的，我们有责任紧随其后，成为时代的引领者。

5.1.2 加速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基于上述这一关键历史时期，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列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46]。这不仅是对国际社会的积极回应，更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它通过提出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主张和政策，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始终致力于成为世界和平的缔造者、全球进步的推动者和国际秩序的捍卫者。

当下，尽管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大规模减税，增加国防支出，解决就业问题，做好普惠性、基础性民生建设等改善营商环境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基本矛盾并未因此而消失，反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这一矛盾变得更加复杂和尖锐。同时，由于世界现代化的深入推进，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崛起，整个世界越来越呈现出一种“新全球化”局势。在这样的背景下，“两个必然”这一历史规律显得尤为突出：一方面，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固有的矛盾；另一方面，它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然会出现的问题。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所构建的世界图景的积极回应，更是对“两个必然”历史规律地深刻把握。坚守和平发展的原则、推动合作与共赢，不是中国的短期策略或外交声明，始终都是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

5.2 准确把握中国发展的新局面

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伟大成就增强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不仅向世界展示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而且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化和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魅力。

5.2.1 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继承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取得的辉煌成就的基础上,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这场历史性变革不仅是对过去成就的肯定,更是对未来发展道路的新规划和新蓝图。随着时代的变迁,国家的发展已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这个新起点要求我们展现出更加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姿态,以迎接新的挑战与机遇。

在当前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的背景下,世界正进入一个大变革、大调整的历史时期。各国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国际秩序和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在这样的变局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准确把握历史方向,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在复杂多变的社会形势面前,如何保持战略定力,对我们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同时,我们党面临的社会环境和现实条件也在发生深刻地变化。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从物质文化需要的层面上升到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层面,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这就要求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依然要坚持中心地位,但要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努力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我们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从党的十九大到二十大,这是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已经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并为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打下坚实基础。接下来,我们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发起冲锋。因此,我们要不断创新,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也有责任去完成这一伟大使命。

5.2.2 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我们始终坚守理论与实践、历史与当下的融合,尽管时代的本质未发生改变,但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国家,它的发展道路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根据自身的独特国情,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使之成为推动国家进步和社会变革的强大动力,不仅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坚实理论支持,更是对未来挑战地回应和准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47]。“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彻底阐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路径应运而生，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观点与现代中国的实际情况相融合的结果，展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经验和持续创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则全面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何而“特”、“特”之所在、“特”之关键。中华文明之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之间的紧密联系，使得这两条道路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了中国独特的发展路径。一方面，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注入了更为深远和广泛的历史内涵；另一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宽广的文化背景。

当前，“两个必然”论断为我们实现共产主义提供了信心，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是一个漫长且循序渐进的过程，“两个结合”理论的提出，以更与时俱进的理论思考，推动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规律的认识，对于我们在新时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健康良性地发展，更是为所有追求共产主义事业的人增强了极大的信心，我们应该坚信在共产主义运动这个问题上，任何速胜论和渺茫论都是错误的，“两个必然”论断在当今这个社会仍没有过时。21 世纪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我们必须继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现人类文化的创新性发展。这不仅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本身的发展与社会实践的需要，更是为历史唯物主义构建一个崭新的世界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理论依据。

结 语

“两个必然”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对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做出的科学判断。论断自 170 多年前提出来以来一直闪烁着不朽的光芒，它是我们洞察世界之大变局、把握历史发展之趋势、谋求中国发展之方略的理论指南。

“两个必然”是基于法国大革命与英国工业革命造就的时代发展困境而形成的基本论断，这一论断背后包含着马克思恩格斯对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深层的理论分析，历史唯物主义是他们得出基本判断的根本方法。尽管世界在变，但论断本身包含的真理性仍然绽放它的光芒。新科技革命的到来，推动了资本主义步入数字化、智能化时代，资本主义国家虽借此缓和了危机，但由于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并未因此消除，资本主义国家灭亡的趋势并不会因此改变；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国家在新科技推动下实现着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深层变革，扬弃了资本主义对新型科技的私人垄断，让新科技成为造福人类、服务于人民的强大力量，也让世人也看到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希望。

“两个必然”论断也给中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重要启示，中国将以此论断科学判断世界发展之格局，看清楚当今世界仍然处于马克思恩格斯指明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为此，中国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增进人类福祉。中国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取得了伟大成就，未来中国将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

参考文献

- [1] 马文祥. “两个必然”思想研究述评[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09, (04): 96-100.
- [2] 朱炳元. “两个必然”仍然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J]. 红旗文稿, 2019, (06): 17-20.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03.
- [4] 梅荣政, 张乾元. “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内在统一[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5, (03): 18-25.
- [5] 姬旭辉, 叶青.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研究[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3, 14 (03): 106-125.
- [6] 常百灵, 杨发航. 对“两个必然”当代困境的解读[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0, (03): 83-88.
- [7] 高程. 全球疫情下的中西方碰撞与“东升西降”[J]. 文化纵横, 2020, (06): 141-147.
-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71-172.
- [9] 蓝江, 陈朦. 从产业劳动到数字劳动——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劳动批判研究[J]. 社会科学, 2021, (10): 118-126.
- [10] 燕连福, 赵莹, 程诚. 人工智能时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对赫拉利“无用阶级”理论的批判[J]. 浙江社会科学, 2021, (05): 87-92+123+158.
- [11] 冯旺舟著. 安德烈·高兹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46.
- [12] 孙琳. 规训社会、生命政治与帝国主权——《帝国》与全球化政治秩序的范式转换[J]. 世界哲学, 2020, (06): 46-56.
- [13] 巩永丹.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的形塑——当代西方左翼主体理论的样式、困境及矫正[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2(4): 10.
- [14] 凌霞. 西方学者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考察[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0, (03): 102-105.

-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
- [16]（法）傅勒著；朱学平译. 马克思与法国大革命[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01.
- [17]孙伯鍤著. 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01.
-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37.
- [19]吴晓明. 马克思的历史道路理论及其具体化承诺[J]. 哲学研究，2013，(07)：3-13+128.
-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1.
-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00.
-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62.
-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89.
-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96.
- [25]袁银传，张晓惠. 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政党权威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3，9（04）：69-79.
-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3.
- [27]李文欣. 尼克·斯尔尼塞克的平台资本主义理论研究[D]. 南京师范大学，2021.
- [28]蒋洪生. 非物质劳动、“普遍智能”与“知识无产阶级”[J]. 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03)：15-24.
- [29]蓝江，陈朦. 从产业劳动到数字劳动——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劳动批判研究[J]. 社会科学，2021，(10)：118-126.
- [30]（加）尼克·斯尔尼塞克著；程水英译. 平台资本主义[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07.
- [31]刘乃梁. 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的体系因应[J]. 现代法学，2022，44（06）：162-175.
- [32]刘鹏飞. 肖莎娜·祖博夫的监控资本主义理论及其批判性审思[J]. 北方论丛，2024，(01)：39-46.
- [33]（美）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著；吴迎春，傅凌译. 权力的转

- 移[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6: 07.
- [34] (美) 丹·席勒 (Dan Schiller) 著. 数学化衰退 信息技术与经济危机[M].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7: 08.
- [35] 翟秀凤. 冷战以来的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专访美国批判传播学者丹·席勒[J]. 国际新闻界, 2016, 38 (12): 6-15.
- [36] (美) 乔治·瑞泽尔作; 刘拥华译. 当代社会学理论 第3版[M].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21: 10.
- [37] 郭钰雯, 张夺. 数字资本主义的“变”与“不变”及其启示[J]. 岭南学刊, 2022, (03): 35-40.
- [3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34.
- [39] (美) 塞萨尔·伊达尔戈著; 浮木译社译. 增长的本质 秩序的进化, 从原子到经济[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5: 10.
- [40] 加强领导做好规划明确任务夯实基础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N]. 人民日报, 2018-11-01 (01).
- [41] 刘方喜. 由“区块链”而“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 物联网时代社会主义“全民共建共享”生产关系建构的进程[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7, (06): 64-73+109.
- [42] (美) 杰里米·里夫金作; 苏京京译. 使用权时代 整个人生皆为付费体验的超级资本主义新文化[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8: 143.
- [43] (以色列) 尤瓦尔·赫拉利著; 林俊宏译. 未来简史 从智人到神人[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 286.
- [44]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 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N]. 人民日报, 2017-09-30 (1).
- [45] 本刊记者. 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姜辉[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9, (01): 13-22.
- [46]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22-10-26（1）.

[47]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习近平同志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的报告摘登[N]. 人民日报, 2022-10-17.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 代茹. “数字资本主义”的现实表征与发展困境[J]. 区域治理, 2024.

致 谢

总觉得这篇致谢留到最后去写应该是一种不一样的心态吧，写到这里，意味着该和我的学生时代告别了，没能再继续读书好像是有点遗憾的，但一切都会是最好的安排吧。

有幸成为毛加兴老师的开门大弟子，谢谢老师三年如父亲般地教导。在老师身上我看到了如何成为一名“师者”，在未来希望自己不忘初心，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成为一个如老师般的“引路人”。愿老师身体健康，工作顺心。

感谢爸妈 24 年来的疼爱与支持，从小时候期待我考名校到我们只希望你平安健康快乐就好，是我的幸运拥有你们。总觉得你们还很年轻，但这两年不经意间看着你们的白发，才意识到自己也已长大，庆幸地是现在的自己也足够独立自由且有勇气去尝试去面对生活。感谢我的 bro，总是喊你 bro，因为在我眼里你更像我哥，嘴上嫌弃，却在我怀疑自己时告诉我要相信自己，尽力就好。我知道你会永远站在我这边，你在我就会很安心。愿你们平安顺遂！

我一直是一个不太擅长维系感情的人，所以很多朋友随着时间的流逝也已不再联系。大学时期，总是和周周打打闹闹，但毕业后每一次迷茫和沮丧时，周即使工作很忙也总能认真听我说完并给予我安慰，是朋友但更像是家人。高三时班主任让我多向张律师学习文综，后来好像就没再少麻烦张律师。20 年时你法考，我考研，我们每天一起学习。择校时的帮助，坚持不下去时的鼓励，读研期间心烦时的开导，每一个瞬间都很感谢张律师的存在。愿我们在未来都可以得偿所愿，我也相信我们值得最好的。

三年时间，虽有许多不顺心，但不曾后悔过三年前选择安工程马院，感谢学校给予我平台，让我有更多选择。祝愿母校更加美好，祝愿马院更上一层楼！

最后，作为马理论的学生，深感祖国强大的不易，何其有幸，生于华夏，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2024 年 3 月 24 日凌晨
于安徽工程大学